

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

第一辑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吉姆老爷

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

【英】约瑟夫·康拉德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吉姆老爷



贾文渊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....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吉姆老爷 / (英) 康拉德 (Conrad, J.) 著; 贾文渊
译, - 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1.4

(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/ 梁羽龙, 张海军主编)

ISBN 7-80648-585-6

I. 吉… II. ①康…②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7921 号

.....

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

出版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刷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印刷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数: 1-3000 册
印张: 302.75 字数: 8710 千字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8-585-6/I·180

文库定价: 1980.00 元

作者题记

这部小说首次出版单行本时，流传着一种出乎本人意料的说法。有些评论者认为，本书原本是个短篇小说，结果作者写作失控，发展成了目前的规模。有些人对故事中事实的内在证据感到可笑，他们指出叙述形式的限制，辩论说，没有人能一直谈那么长时间，其他人也不可能那么长时间连续倾听。他们认为，故事不是很可信。

我考虑过一段时间——大约十六年——对这些说法仍然不能苟同。不论在热带地区，还是在温带地区，都有人熬夜“摆龙门阵”。本书讲的不过是其中一个龙门阵而已。只是出于听众忍耐力的考虑，其中有些中断，为的是调剂。有一点必须肯定，那就是故事非常有趣。这是个必要的先决条件。假如我原来觉得它没趣，绝对不会动笔把它写下来。至于篇幅长短，大家都知道，议会中发表的一些讲演，长度可达六小时，而不仅仅是三小时。然而，本书中马洛的讲述部分，就是全部大声朗读出来，我看也不会超过三小时。另外，尽管我将那些不重要的细节严格排除在外，我们仍然可以假定，那天晚上肯定会有些插曲，比如说某种牌号的矿泉水，好帮助讲故事的人说下去。

不过，说真话，我起初的确是想写成一部短篇小说，仅仅描绘朝圣船的情节，并不包括其他内容。那确实是个正当的想法。然而，我写出几页后，感到不满意，就把手稿搁置了一段时间。直到已故的威廉·布莱克伍德提议说，我该为他的杂志再写点东西，我才把手稿从抽屉中取出来。

只是到了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朝圣客船的情节是个海上自由漫游故事的好开端。可以想象，对于一个质朴而浪漫的人物，这一事件能为其整个生活情趣增添色彩。不过，在当时，所有这些初始的心情和

激动的情绪还很朦胧。这么多年过去后，它们在我心中仍然没有变得更清晰。

我搁置一旁的那几页对于题材的选择不无份量，不过整个故事经过了刻意重写。我坐下来写作时，心里明白，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。不过当时我并没有预见到它会由《玛珈》杂志连载十三期。

不时有人询问，这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故事。不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，甚至在作者与自己作品的微妙关系方面，我都痛恨偏袒。我的原则是没有最爱，不过，对于有些人喜欢我的《吉姆老爷》，我并不会感到伤心或烦恼。我甚至不会说我“无法理解……”之类。不会！但是，有一次我却感到又迷惑又吃惊。

我的一位朋友从意大利回来，他在那里与一位夫人交谈时，那位夫人说她不喜欢这书。我当然感到遗憾，但是，让我吃惊的是她不喜欢的理由。她说：“你知道，故事实在太可怕了。”

这种说法让我在焦虑中思索了一个小时。最后，尽管我为本书题材是否不适于女子的一般情感留出了余地，可我还是得出结论：这位女士不是意大利人。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欧洲人。无论如何，具有拉丁气质的人绝对不会敏感地意识到失去的荣誉而觉得可怕。这种意识可能错也可能对，或许会因为其虚伪而受谴责，也许我的吉姆不是那种平凡的类型。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向我的读者保证，他不是个冰冷反常思想的产物。他也不是个北方雾霭中的人物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在一个东方锚地的普通环境中，我看见了他的身影——生动而庄重、神色阴郁、沉默寡言。我怀着全部的同情，寻找恰当的词语解释他的意义。他是“我们中的一员”。

约瑟夫·康拉德为《吉姆老爷》题记

于1917年

第一章

他身高离六英尺只差一两英寸，身体强壮，朝你走来时，微微弓着背，脑袋向前探，两眼直勾勾从下面瞪视，让你联想到一头冲上来的公牛。他的音色低沉响亮，他的风格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明确，不过并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。那种态度看上去是绝对必要的，与其说是对别人，不如说那显然是对他自己。他的衣着整洁得无可挑剔，从帽子到鞋子都是一尘不染的白色。他在东方许多港口的谋生手段是为轮船杂货商提供海上接待服务。他非常受人欢迎。

全世界搞这种海上接待的人都用不着通过什么考试，不过，他必须会拉客人，具有实际宣传能力。他的工作是乘坐帆船、汽船或者舢板与其他水上同行竞争，追逐即将抛锚的轮船，口吻欢快地向船长致敬，硬塞给他一张名片——杂货商的名片——如果他是首次在此登岸，就带领他到一个大山洞般的大型货栈参观，他的态度坚定中不无卖弄。这种货栈里满是船上需要的饮食，还有保证轮船航行安全并装饰轮船的一应物品，从整套的缆绳钩子到整册的船尾金叶雕饰。船长在这里会受到轮船杂货商亲兄弟般的招待，他在别处绝对没见过这般阵势。这里有一间凉爽的会客室，有舒适的座椅，有美酒，有雪茄，有书写用的文具，有一份港口规定，更有溶化海员三个月旅途苦涩的热情。轮船在港口停留期间，海上接待员天天来访，让如此开始的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。船长会感到，他像朋友般忠实可靠，像儿子般无微不至，像约伯^①般有耐性，像母亲般无私奉献，像酒友般欢乐陪伴。各种花费的账单稍后才会送来。这真是个美妙而富有人情味的职业。所以，好的水上接待员很难得。一位具有拉客能力的海上接待员地位优越，能随意跳槽。他的雇主为他付出许多金钱，尽量迁就。吉姆总是领取丰厚的薪水，并且受到保证一位朋友忠诚所需

① 约伯：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，以坚韧耐劳著称。——译注。

的许多容忍。不过，他脾气怪癖并不知恩，会突然抛下工作走人。他向雇主提出的理由显然不合情理。等到他一转身，他们就会咒骂：“该死的傻瓜！”这就是他们对他敏锐情感的评论。

海边生意圈子和船长们仅仅知道他是吉姆，其他一概不知。当然啦，他有其他名字的，不过他可不想张扬。他用的假名字漏洞多得像筛子，用这名字并不是为了掩盖一种个性，而是为了藏起一个事实。一旦事实败露，他就突然离开当时工作的港口，前往另一海港，通常是向更远的东方旅行。他总是呆在港口，因为他是个从海上放逐回来的海员，而且具有拉拢客人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只适于干海上接待。他一步步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撤退，那个事实也跟随着他，虽然是偶然传过去的，却无法避免。因此，几年中，人们知道他一连串呆过的地方有孟买、加尔各答、仰光、槟榔屿、巴塔维亚^①等地。在每一个停留地，他只不是个是海接待员吉姆。后来，他对那桩无法忍受的事实过于敏感，便永远离开了海港和白人，甚至躲进了原始森林，将一身绝技掩埋在丛林村庄里。村里的马来人称呼他团吉姆：译成大家都懂的语言便是：吉姆老爷。

他本来生活在一个教区中。许多上等商船的船长就来自这些虔诚和睦的地区。吉姆的父亲拥有某种不可知的学问，这种学问是专门由生活在小茅屋中的正直人们享有的，他们与上帝安排在华宅中居住的人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小山丘上的小教堂在参差不齐绿叶掩映中露出灰色石壁上的苔藓。教堂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，周围的树木恐怕还记得教堂奠基的往事。山丘下面，教区的红房子在片片草坪花圃和杉树之间显露出温暖的色泽，后院是果园，左边有铺了地板的马厩，靠着一堵砖墙是玻璃斜屋顶温室。一个家庭在这里已经生活过几个世纪，吉姆是这个家庭中五个儿子之一。上过一个假日短期课程后，海上职业向他发出召唤，他立即被送上一艘“商船官员培训船。”

他在那里学了点三角学，以及如何横跨上桅帆桁。大家普遍喜欢他。他在导航中得到第三名，救生艇划桨获第一。他杰出的体格和沉

① 巴塔维亚：印度尼西亚的旧称。——译注。

着的头脑使他出人头地。他站的位置在前面顶层，便常常带着注定的要在险境中闪烁的冷峻，望着下面被褐色潮水分隔开的众多宁静的屋顶，散布在周围平原外面的工厂烟囱垂直插向污浊的天空，烟囱纤细笔直，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浓烟。他能看见大船启航，看到穿梭来往的宽梁渡船，看到小船在脚下很远的地方飘荡，远处是朦胧而壮丽的大海，心中荡漾起希望，渴望投入这冒险世界令人激动的生活。

到了下面甲板上，在两百个人的声音中，他会忘记自己的存在，思想早已投入这轻松文学作品般的海上生活。想象中，他在拯救沉船上的旅客，风也似地砍断桅杆，拖着缆绳游泳穿过海浪。或者想象自己是个孤独的被抛弃者，半裸着身子，赤着双脚，在露出水面的礁石间寻找贝壳动物充饥。他在热带海岸上遭遇野人，在滔天大浪中平息船上叛乱，在大海中一叶孤舟上鼓起人们的勇气——从来是个忠于职守的榜样，就像书上的英雄般永远不畏缩。

“出事了。快来呀。”

他跳起身。小伙子们顺着梯子涌上去。甲板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呼喊声。他走出舱门呆住了——好像不知所措似的。

这是个冬天的黄昏。自从中午以来，大风重新刮起，河上交通停顿了。瞬时风力如飓风般强劲，像大炮齐射扫过洋面。倾斜的雨幕时而横扫，时而停歇。吉姆的惊恐目光从雨幕间歇中瞥见翻滚的潮水，沿岸的小船上下颠簸摇荡，浓浓的雨雾遮掩下，岸上的建筑物一动不动。宽阔的渡船停在原地笨重地倾斜着，巨大的停靠台被浪头水沫冲撞得上下浮沉。狂风有自己凶猛的目标，风啸声中饱含狂暴的真诚，天地间的野蛮骚动似乎朝着他而来，让他屏住呼吸，满怀敬畏。他站着一动不动，仿佛觉得自己被风卷起来旋转个不停。

他受到推挤冲撞。“上救生艇！”小伙子们从他身旁挤过去。一艘海岸贸易船进港避风，撞上一条抛锚停下的帆船，船上一名教师目睹了事故。一群小伙子攀上围栏，挤在吊艇柱周围。“撞船了。就在我们前面。西蒙兹先生看见的。”他被人推了一下，踉跄着撞在后桅上，抓住一根绳子。这条老教练船系在停泊地，整个船体在颤抖，向大风微微屈首鞠躬，船上不多的索具有气无力地低声哼出年轻时出海的歌。“放艇！”他看见坐了人的救生艇在围栏外匆匆降下去。

他听到溅水声。“走，寻找落水者！”他俯身向下。河水沸腾着，翻起层层泡沫。暮色中，救生艇在潮水大风之中偶然可见，片刻间便上下颠簸在船旁边。船上一个人尖利的声音传进他耳朵里：“继续划，你们这些年轻狗崽子，要想救人就赶紧划！”突然间，船头高高升起在一道波浪上，人们开始划桨，摆脱了风和潮水的束缚。

吉姆感到肩膀被紧紧抓住了。“太晚了，年轻人。”船长用手制止了他，因为他似乎正打算翻越围栏跳下船，吉姆抬起头，目光中露出失败的痛苦。船长同情地微笑着：“祝你下次好运。它教会你行动要敏捷。”

一阵尖锐的欢呼向救生艇致敬。小船上下舞蹈而归，船里进了一半水，船底躺着两个疲惫不堪的男人。吉姆觉得狂风和海浪的骚动和威胁非常可鄙。这时他明白该如何看待这恶劣天气了。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这狂风。他可以面对更大的危险。他要比任何人更加勇敢，心里一丝恐惧也没有。不过，那天晚上，吉姆躲在一旁沉思，而救生艇的前划桨手成了底层甲板上的英雄，那小伙子脸蛋像个姑娘，长着一对大大的灰色眼睛。人们热切地向他提问。他叙述说：“我只看见他的脑袋上下摆动，就把船钩投进水里，钩住了他的裤子，几乎把我从船上拉下去。老西蒙兹放开舵柄抓住我的两腿，我才没落水。可小船几乎翻了。老西蒙兹真是好样的。我不在乎他对我们脾气有点乖戾。他抱着我的两腿一个劲地咒骂，可那就是他要我抓紧船钩的方式。老西蒙兹是个爱发脾气的人，对不对？不……不是那个金色头发的小个子，是另一个，是高个头留胡子的那个。我们把他拖上船，他呻吟着：‘啊，我的腿！噢，我的腿！’睁开眼睛往上看。想想吧，那么个高大的汉子像个姑娘似的。咱们要是让船钩戳上一下，谁会昏过去呢？反正我不会。戳进他腿里这么深。”他用船钩比划着。他专门把船钩带到舱里来演示的，结果引起了轰动。“不，太傻了！钩他上船时，吃力的不是他的肉，是他的裤子。当然流了不少血。”

吉姆认为这是一番虚荣的炫耀，让他觉得可怜。这场大风造就出一桩豪侠行为，其实就像大风的可怕外表一样虚伪。他对天地间这场野蛮的骚乱感到愤怒，因为搞得他手足无措，恰恰让一个随时准备一展豪侠身手的人错过了机会。他感到不公平。不过，他也暗自

庆幸没有上那条救生艇，因为较低的成就符合他的性格。他比干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知识。等到所有的人都畏缩时，他敢肯定，那时自己懂得如何应付狂风和海浪虚张声势的威胁。他明白该如何认识它。如果冷静地观察，它其实不足挂齿。他没有在心里察觉到情感的痕迹。这场混乱事件的最终效果他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，更别说那群吵闹的小伙子们了。可他对各种需要勇气的冒险产生了贪婪的热望。

第 二 章

两年训练之后，他开始航海，抵达的地区与他想象非常接近，奇怪的是没有发现冒险的机会。在多次往返航行中，他熟悉了海天之间的生活乏味得不可思议；他不得不忍受人们的非难，大海的苛刻，以及为了得到面包而从事的严酷日常活计——不过，做这些事的惟一回报便是完全热爱这种工作。这种报酬让他感到困惑。可他不能走回头路，因为没有什么比海上生涯更诱人，更使他清醒，也更让他沉湎。另外，他的前景很好。他具有绅士风度，态度沉着温顺，完全明确自己的职责。到时候，他还非常年轻，就能当上一条上等好船的大副，甚至用不着经历那种海上事件，来考验他的内在素质、他的忍耐性，以及他的体质。这些能揭示他的耐力和表面伪装下的秘密事实。不但对别人有效，对他自己也有效。

这段时间里，他只有一个机会瞥见大海真的动怒。这种事实被明显地揭示出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常见。冒险和狂风中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危险，不详的凶险只是偶尔浮现在事实的表面——那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，它深深打进人的脑际和心中，这种复杂的意外或者说这些狂暴的因素是怀着恶意朝他袭来的，其力量和残酷均无法控制，意在将他的希望和恐惧全都撕毁，让他体会疲劳，让他渴望休息。这是一种粉碎和毁灭的力量，它能将一切他看见的、熟悉的、热爱的、喜欢的或憎恨的事物统统消灭掉——所有珍贵的和不可或缺的东西全都包括在内：阳光、记忆和未来。它的意图是将整个珍贵

的世界完全从他的视线中扫荡干净，它的手段非常简单又令人恐惧：夺取他的生命。

一个星期日，船上的一根桁木掉下来，砸伤了吉姆，苏格兰船长事后常常说：“我的老天！简直是个奇迹，大船居然没让这根桁木打沉！”吉姆昏沉沉躺了许多天，变得憔悴绝望，苦恼得仿佛落进了痛苦的深渊。他不在乎有什么结局，清醒时他对自己的冷漠看得过重。看不出的危险像人类的思想一样，具有不完美和不明确的特征。恐惧变得虚幻，想象——人类的敌人，恐惧之源，无端产生的东西——在疲惫情绪中陷入迟钝的休眠。吉姆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他这个舱房中上下摇荡的一片狼藉。他关闭舱门躺在这片乱糟糟的东西之间，为自己用不着到甲板上面去心中窃喜。但是，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疼痛不时向他袭来，他大口喘气，在毯子里痛苦地扭动，逃避痛苦的生命原始本能让他的感情中充满一种强烈的欲望：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这一切。后来，天气恢复晴朗，他再也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。

但是，他的伤没有好转。抵达一个东方港口时，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。他恢复很慢，只好留在岸上。

白人病房中只有两个病人：一个是一艘炮舰上的事务长，他从舱口落下摔断了腿；一个是邻近省份的铁路承包商，他患了某种神秘的热带疾病，这人瞧不起医生，却迷信他的坦米尔佣人热衷走私获得的一种新奇药品。他们相互讲述自己的生活往事，有时玩玩纸牌，要不就穿着睡衣打哈欠，整天歪在安乐椅上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所医院座落在一个小山上，微风拂进从来不关的窗户，空荡荡的屋子里泻进温柔的阳光、倦怠的地气，以及东方海水令人着迷的潮气。屋子里薰了香，让人联想到长眠和无尽的梦幻。吉姆的目光每天都越过花园里茂密的草丛，越过城镇的片片屋顶，透过岸边的棕榈树，望着船舶停靠的锚地——那是驶往东方的通衢，望着锚地点缀的小岛上盛开的鲜花和欢乐的阳光，那里的船舶小得如同玩具，那里忙碌的活动仿佛节日盛典，头上是东方天空永恒的宁静，脚下是平和的东方大海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。

他刚刚能够用不着扶着拐杖行走，就下山进城，寻找回家的机会。当时没有机会，便自然与港口的同行交往。这些人属于两种类

型。有些人过着神秘的生活，这些人很少在那里见到，只是偶然得见，他们精力旺盛，脾气恶劣得像海盗，眼神看上去是些梦想家。他们显然心怀疯狂而迷惘的计划，为超文明、希望、危险、事业而生存，他们生活在海上某些黑暗的地方，似乎只有死亡才是他们有理由确定功成名就的奇妙存在。大部分人像他一样，是故乡舰船上的官员，由于某种意外留在当地。他们现在适应了东方天空和大海永恒的平和，一想到在故乡的服务、严酷的条件、严厉的责任观念和凶险的海洋风暴，心里就感到恐惧。他们热爱短短的过道，精致的折叠椅，大批的当地职员，还有作为白人的地位。他们想到艰苦工作就战栗：不稳定的舒适生活，总是处在被解雇的边缘，总是处在交战的边缘，要是能让生活过得从容舒适，他们愿意为中国人服务，为阿拉伯人服务，为印度世袭阶层服务，甚至为魔鬼卖命。他们无止境地谈论运气的转机：某某人如何在中国海岸被冲撞——只是轻轻撞了一下；这个人在日本某地的兵营过得舒适，那个人在暹罗^①海军混得不错；在他们所说的话语中，从他们的表情和行动上，从他们的体态中，看得出他们的弱点和缺陷，那就是他们决心安全地闲散一辈子。

起初，在吉姆看来，这群闲聊的海员们似乎比许多影子还不真实。但是，渐渐地，他发现一看见这群人便感到一种魅力，这在于他们经历了那么一点点危险和辛苦便显得做出许多贡献。后来，他一改原来的轻蔑，逐渐产生了另一种感情，突然，他放弃了回家的念头，在帕纳号上接受了大副职位。

帕纳号是一艘像这片小山一样古老的当地蒸汽轮船，它瘦得像条快船，比破不溜丢的铁水罐锈得还厉害。船东是个中国人，执照是阿拉伯人颁发的，船长是个背井离乡的新南威尔士的德国人，这人热衷于当众咒骂他的祖国，可他显然支持铁血宰相俾斯麦^②的政策，将所有他不害怕的人都当禽兽看待，他的鼻子红得发紫，留着一嘴红胡子，颇有“铁血”外表。船壳涂了油漆，内部粉刷一新后，这艘船喷着汽停靠在一个木制码头边，接大约八百名朝圣者上船。

① 暹罗：泰国的旧称。——译注。

② 俾斯麦：(1815 - 1898)德国政治家。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。——译注。

旅客从三个跳板涌上船，他们受到信仰和对天堂的希望所驱使，人们拖着赤脚拥挤着登船，没有人说话，连低语也没有，也没有人回头望一眼。人们涌上船，沿着甲板围栏流向前面和后面，填满船下面的所有空间，就像水流进水箱，就像水流进缝隙和裂缝，就像水静静地水平地升上池边。这是八百个怀着信仰和希望的男人和女人，带着情感和记忆。他们来自北方和南方，来自东方的边界，走过丛林中的小径，来到一条条河边，乘小帆船沿海岸航行，坐独木舟经过一座座岛屿，经历过磨难，遇到过陌生景象，承受过奇怪的恐惧，受愿望的支持，聚集在这里。他们来自荒野上孤独的小茅屋，来自人烟密集的平原地区，来自海边的小村庄。在一个思想的召唤下，他们离开自己的森林、平原，离开自己的保护君主，抛下自己的财富或贫穷，撇开自己年轻时代的生活环境和祖宗的坟墓。他们身上满是尘土、汗水和污垢，衣衫褴褛，强壮的男人走在家庭团体之首，没有希望返回故园的瘦弱老头子逼着自己紧紧跟上，男孩子们瞪着无所畏惧的眼睛好奇地朝四周张望，害羞的小姑娘披着一头长长的蓬乱头发，胆怯的女人们浑身裹着长袍，将熟睡的孩子紧紧抱在胸前，那些尚无意识的朝圣者并不明白他们有一种苛求的信仰。

“瞧这群牛，”德国船长对他的新大副说。

这次虔诚旅行的首领是个阿拉伯人，他最后才到来。他身穿白袍，头戴穆斯林头巾，相貌英俊，态度庄重，缓缓登上船，身后跟随着一队佣人，搬运他的行李。帕纳号离开码头起航。

轮船从两个小岛中间的水道驶过，斜插进帆船锚地，绕过一座小山的阴影，靠近一片翻滚着泡沫的暗礁航行。那个阿拉伯人站在船尾，为海上的旅行者们大声诵经。他乞求最高主宰保佑，恳求真主为人们的辛苦跋涉和心中执着的意图祝福。轮船的轰鸣打破了马六甲海峡平静的黄昏。朝圣船后面很远的地方，没有信仰的人们在危险的浅滩上建了一座螺旋向上的灯塔，闪烁的火光像在眨眼，仿佛嘲笑这条船的虔诚使命。

轮船驶出马六甲海峡，穿过海湾，穿过“一度”水道继续航行。船径直向红海驶去。头顶上，宁静的天空万里无云，炽热如电的阳光将一切统治在自己的威严中，扼杀了一切思想，压抑着每一颗心，使各

种力量和活力的冲动都畏缩。在这种凶恶的光辉下，蓝色的天空和深沉的大海保持着平静，没有一丝扰动，没有一圈涟漪，没有一个皱纹，海水似乎是粘稠的，凝滞的，没有生命的。帕纳号发出轻微的咝咝声，穿过那片明亮光滑的平原，在天空留下一条毫不翻卷的黑色烟带，在船尾划出一条转瞬即逝的白色浪花，这是一条轮船的幽灵在毫无生命的海面上留下的幽灵轨迹。

太阳仿佛要追赶这艘朝圣船，每天早上都在船尾同样位置默默地喷发出光亮，中午追赶上轮船，下午将光辉倾泻到虔诚的人们身上，然后落向前方，神秘地沉入大海。每天晚上都像前一天晚上一样，与船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。船上的五名白人住在船的中部，与船载的货物完全隔绝。船甲板从头到尾覆盖着白色遮阳篷，只有偶尔一阵微弱的嗡嗡声和一个悲哀的低语，才揭示出这片广袤炽热的洋面上有一群人的存在。这些静止、炎热、沉重的日子一天天消失在身后，仿佛永远落进张开在船尾的无底深渊中。一缕浓烟下，轮船孤零零地继续它顽强的航行，在广大无边的耀眼明亮中，黑黑的小船显得心情悒郁，似乎被上天无情的火舌舔焦了。

夜幕降临就像个祝福。

第 三 章

令人惊异的平静弥漫在世界上，月亮和宁静的星光似乎在向地球做出永恒的安全保证。一弯新月低垂在西方，仿佛从金锭上刨出的刨花。阿拉伯海看上去平滑凉爽，像平平的冰层，镜子般完美的平面一直延伸到完美的圆形天边。螺旋桨不停地旋转，好像它的突突声就是这平安宇宙组合的一部分。帕纳号的左右船舷外，每一侧都激起两道深深的水波，它们一成不变，让毫无褶皱的波光露出忧郁表情。在笔直的两道波脊之间，泡沫在几个白色的旋涡中迸裂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，几个小浪，几个涟漪，几个波动留在船后，在海面激起片刻扰动，然后温和地平息掉溅水声，最终恢复圆圆的海天之间的宁静，这条像个小黑点一样的船永远在这个浑圆的海天中心。

吉姆站在船桥上，沉浸在这博大而确定的无限安全和平静中，寂静的大自然像母亲温柔沉着的母爱一样确定可靠。遮阳篷下，恪守信仰的朝圣者们将自己托付给白人的智慧和勇气，信赖他们没有信仰的力量和他们滚烫的铁壳船。他们睡在垫子上、毯子上、光秃秃的木板上，睡在每一层甲板上，每一个角落，身上裹着染了颜色的织物，头上围着肮脏的破布，脑袋枕在小捆包裹上，脸紧贴着胳膊。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，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，也不论身体衰弱还是健壮，在睡眠这个死亡的兄弟面前，人人平等。

由轮船前进速度造成的一股风稳定地从船头刮向船尾，扫过长长的舷墙之间的阴影，从一排排俯伏的身体上拂过。横梁下挂着几盏昏暗的圆玻璃罩油灯，灯光投下的模糊光团在轮船不停的颠簸中颤动着，依稀可见一个翘起的下巴，两个紧闭的眼皮，一只戴了银戒指的黑手，破烂被盖中露出精瘦的肢体，一只脚裸露在外，脑袋向后扬，喉咙完全袒露，仿佛等着挨一刀。家境较好的带着沉重的箱笼和沾满灰尘的垫子，为家人构筑出一个个遮身的隐蔽处。穷人们一个个紧挨着躺在地板上，将自己拥有的全部世俗物品捆在一个破布卷里，枕在脑袋下面。孤独的老人们蜷着腿，抱着脑袋，枕着胳膊，睡在祈祷时铺的小毯子上。一位父亲耸着肩膀，脑袋缩在两膝之间，沮丧地打着瞌睡，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躺在他背上睡觉，孩子的一条胳膊居高临下伸在外面。一个女人从头到脚盖着一张白单子，像具死尸，每个臂弯里各抱着一个光裸的娃娃。那个阿拉伯人的行李堆在船尾，像座边缘不整齐的小山，上方有盏货舱灯来回摇晃，后面是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：闪闪发亮的大肚子锅盆，一把甲板椅的搁脚板，几枝梭镖，一堆枕头旁边靠着一柄古老宝剑的鞘，一个锡咖啡壶的壶嘴。船尾，一个新式里程表每隔一阵就发出一个叮当声，报告这次朝圣旅途又走过一英里。睡在地板上的人群中，不时飘出一阵压抑的叹息，那是他们烦恼的梦呓。轮船底部会突然传出短暂的金属碰撞声、粗砺的铁铲刮擦声、猛然碰上炉门的撞击声，这些声音往往野蛮地爆发出来，仿佛在底舱干活的人心里充满了凶猛的怒火。然而，天空永远是无法接近的沉着，这艘高船壳窄船身的蒸汽轮船不断劈开海面博大的平静，光秃秃的船桅一点也不摇摆，稳稳当当前进着。

吉姆在船桥上散步，脚步声在寂静中听上去非常响亮，仿佛警醒的星星在反射出回声。他的眼睛朝海平线扫视一眼，像是贪婪地盯着无法企及的远方，即将到来的事件连一丝影子也看不见。海上惟一看得到的影子便是从轮船巨大的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，浓烟最后不断地消散在空气中。两个默不作声的马来人几乎一动不动地操纵着舵轮，两个人分站在舵轮两边，罗盘反射的一束椭圆型光芒在铜舵轮边缘散射开来。一只黝黑的手不时抓住又放开被反光照亮的舵轮把手。舵轮链子在齿轮箱中发出沉重的咔咔声。吉姆时而朝指南针望一眼，时而朝远方的海天之际望一眼，时而伸个懒腰，弄得浑身关节咔吧直响，然后从容地扭动身子，觉得舒服至极。无法征服的平静似乎让他胆子壮了起来，他觉得什么都用不着操心，直到自己的末日都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他不时朝舵轮变速箱上一个小黑叉标在图表上。铅笔划出的笔直线条坚定地标出轮船的路线——它能引导灵魂通向承诺拯救的圣地，从而获得永生——这时，铅笔的尖端却指向索马里海岸，像一截圆木漂浮在码头的天篷下。“船行驶得多么平稳啊，”吉姆惊异地想道，心里为大海和天空的无限平静而感激。每逢这种时刻，他的思想中便充满了勇武行为。他喜爱这种梦想，以及想象中的成就。其秘密和隐藏起来的真实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。它们之中有男性的骁勇，有迷人的朦胧，它们踏着英雄的脚步从他面前经过，携带着他的灵魂而去，无限的信心来自一种神圣的激励，让他陶醉。没有什么是他不敢面对的。这种想法让他喜悦，他的眼睛不禁浮出一丝机械的微笑。他随意朝船尾扫去一眼，看见轮船在海上划出的白浪像铅笔在图表上画出的黑线一样直。

司炉舱通风机传来灰斗上下颠簸的咣当声，这阵响动提醒他，自己的守望时间即将结束。他满意地叹息一声，也为不得不暂时告别这让他产生满脑子自由冒险的平静而稍感遗憾。他有点瞌睡了，四肢感到一种舒适的倦怠，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热乎乎的牛奶。船长悄没声地走来，身上的睡衣敞开着。他脸色发红，睡意未消，左眼

半闭，亮晶晶的右眼茫然瞪着前方。他裸露的肌肉中有一种猥亵的意味。他赤裸的胸脯闪烁出柔和的光泽，似乎睡梦中出的全是油汗。他吐出句职业惯用语，声音粗砺得像锉刀锉木板一样刺耳。他的双下巴像只口袋吊在下颌的绞链上。吉姆吃了一惊，尽管他的回答充满了尊敬，可是这个满身肥肉的可憎形象却永远打在了他的记忆中，这种卑鄙下流的形象潜藏在我们热爱世界中：在我们信赖的心田里，在我们周围的人们间，在我们看到的景物中，在充斥我们耳畔的声音中，在充满我们肺叶的空气中。

金刨花般的一弯细细的新月缓缓下沉，最后消失在越来越黑的水面以下，天外的永恒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近，星星渐渐闪亮，覆盖在黑黢黢海水上的半透明天穹逐渐阴郁深沉。轮船航行平稳得让人感觉不到它在行驶，仿佛它是一颗挤满了生灵的星球，穿过黑暗的空间，追逐无数颗太阳，在令人震惊而平静的孤寂中等待未来创世的气息。那个声音说：“底下热得没法说。”

吉姆脸上露出微笑，却并没有转身看。船长以宽阔的背对着他一动不动。这是这个叛教徒的惯用伎俩，他出现在人面前，装作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存在，只有需要时，才突然转身面对别人，贪婪地瞪着一双眼，唾沫星子四溅吐出一连串土里土气的脏话，活像阴沟里猛然涌出一股污水。此时他仅仅阴郁地咕哝了一声。第二轮机手趴在船桥的梯子上，湿漉漉的手掌里揉搓着一块脏兮兮的汗巾。他不觉得害臊，继续抱怨。海员们能呆在上面算是一种享受，他们在这里干什么，要是让看见了，准得挨揍。可怜的家伙们，轮机手反正得呆在船里，他们也可以干其他事的，可是——

“闭嘴！”德国人迟钝地喝道。

“是嘛！闭嘴。出了岔子才来找我们，是不是？”那位回答道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精疲力竭了，反正现在他不在乎自己失礼，因为过去三天等于给他上了一期很好的培训课，他简直等于去过坏小子们死后要去的地方了。除了机器的轰鸣险些把他的耳朵震聋，那堆该死的、混账的、要命的废铁，它们嘎啦嘎啦哐当哐当闹个不停，活像甲板上的破绞车，只是声音更撕心裂肺。他真想不出，自己怎么会冒了生命危险，钻在这么个倒霉的地方，在每分钟旋转五十七转的一堆破